

18
世界文學名著

舊 與 新

布 克 夫 人 著
常 吟 秋 譯

OLD AND NEW AND
OTHER STORIES

By
PEARL S. BUCK

Translated by
CH'ANG YIN T'SIU

世界文學名著

舊與新

譯者贅言

這部翻譯集子所包含的五個短篇是從布克夫人一九三三年在倫敦出版的結髮妻及其他 (The First Wife and Other Stories) 之中分譯出來的。原書因內容性質而分爲三類：(一) 舊與新 (二) 革命 (三) 水災。第一類共有六篇，純係描寫中國社會舊的時代與新的時代過渡間的波瀾，以及東方思想和西方思想接觸上的衝突。首篇結髮妻頗長，從質量兩方看來是可以完全獨立而成爲一個中篇小說的。已由譯者先行譯出，交商務出版了。這裏所收集的便是其餘的五篇，約佔全書三分之一，便用了它分類的子題做了這部集子的書名。

布克夫人的作品在中國文壇已經譯出不少了，她的創作態度是有目共睹的。譯者純本客觀的介紹，更沒有逾越範圍來說閑話的必要。在這裏，只就是原書內 Richard J. Walsh 的序中節錄幾句有關的話在下面，以窺一斑：

「……回國一篇是作者以一個外人的見解而非以中國人的見解所寫的幾篇作品之一。

「花邊暴露了僑居中國的某種形式的白色人對於中國人的侮慢，是值得注意的。

「雨天，初見於一九二五年，可是在這部集子裏略有修改，這篇東西直可以視為下編革命故事的肇端。」

此外老母和勃谿兩篇是完全寫着新舊兩潮流的冲激。從瑣屑的細節中，我們正可以窺見大者。

目次

花邊	一——一八
回國	一九——五〇
雨天	五一——六六
老母	六七——八六
勃谿	八七——九八

舊與新

花邊 (The Frill)

「親愛的，對付這班本地裁縫的老法子是有硬幹啦！」

洛威夫人，郵務長的太太，不耐煩地坐到那寬敞的遊廊上一張柳條搖椅裏。她是一個肥碩的婦人，紅紅的面龐，由於這十多年來消磨於中國海岸的一個商埠，食過其量而缺少運動。這時，望着來的女客說了這句話，她那四方大臉更加紅了一些。旁邊站着一個中國的聽差，剛對她恭順地通報過：

「太太，裁縫來了。」

小紐曼夫人看着她的女主人漠然地稱讚。

「我一定要用你這法子去對付他們，阿德菱，」她喃喃地說，一面從近旁柳條桌上拿了一把芭蕉扇慢慢地搖着。她抱怨地繼續說下去，「有時我覺得添製新衣的麻煩真是太沒意思，雖則這裏的材料那麼便宜，尤其本地的綢緞格外廉。可是做起來就真是太惱人了，這班裁縫說——親愛的，我那個裁縫誠實實答應我三天做一件，誰料他一兩個禮拜也不見面了！魯白總說我太丟臉，衣服全不合時宜，可是我告訴他，只要他知道叫一個本地裁縫來做的麻煩和他們那種接袖的怪法子——啊，親愛的呀！」她那微弱的聲調輕輕收住，嘆了口氣，扇子搖得更快。一面掏出手帕子揩了上唇的汗。

「瞧我的髭，」洛威夫人昂然說了。她有一幅深沉而強硬的聲調，一雙溜圓的灰色眼睛，生在那彎曲的櫻色硬髮之下很近。她把這雙眼轉到那中國聽差的身上，聽差正垂頭侍立，眼望着地板，她叫道，「喂，叫裁縫到這裏來！」

「是，太太，」聽差低應着，走了。

隨即便有一陣輕軟的腳步聲從門外傳來，裁縫跟着那聽差穿過廳堂走過來了。他是一個長子，比那個聽差還長，中年人，面上浮着一種溫和的肅靜。穿的是一件脫了色的藍大布長褂，袖灣上補了又補，卻很乾淨。脅下挾着個白布包。他給兩位洋太太鞠了躬，然後蹲下去，把布包放在遊廊的地板上，解了結。裏面是一本美國公司發出來的時裝樣本，幾乎磨破了，還有一件半完工的藍白花網的洋裝。他小心翼翼地展開這件衣，提給洛威夫人看。從那肥大的尺碼看來，便知道這是她的。她冷冷地吹毛求疵地觀察着，仔細翻尋。

陡然她高聲說了，「不要那條領呀，我縫！我囑咐過你要鑲花邊——看哪，這怪樣！」她急忙翻閱那樣本當中高大女人衣樣的一段。「看呀，要和這太太的完全一樣。你做平領幹嗎？不要了——不要了——快拿走罷！」

在裁縫那和平忍耐的臉上迸出一層汗珠。「是，太太，」他軟弱地說，輕輕地抿着嘴唇喘勻了呼吸，再說道，「太太，您先說要花邊，後來又說不要。又一天，您說花邊太肥了，要平領。」

他哀求似地望着這白婦人。但洛威夫人用一隻胖胖的帶着戒指的手揮他走，一面坐在柳條椅上來回大搖着。她提起她的嗓子。

「呸，你撒謊啦，裁縫，」她厲聲呵斥。「我知道我是怎樣告訴你的，我簡直沒有說過要平襯——簡直沒有！如今沒有哪個太太穿平襯衣。你做這樣子幹嗎？」

「是，太太，」裁縫說。好像想起了甚麼辦法似的，「材料還有的呢，太太。我再鑲花邊罷，不要緊的。」

可是洛威夫人是沒有這麼容易說話的。「是啊，你不要緊，可是你糟踏了我那麼多的布。你以為我買這些材料不化錢的嗎？你弄得我損失不少啦。」她前後搖着，狂搖着扇子，而頰上一層青紫。她轉身向客。「我正等着這件衣穿呢，明妮，現在你看哪！我要穿這件衣去赴領事館的遊園會，就在後天。我叫他安花邊——看哪，看這醜襯子！」

「是呀，我知道。這正是我剛說的那話，」紐曼夫人帶厭地說。「我所要知道的就是你怎樣對付他？」

「啊，我會對付他的，」洛威夫人狠狠地回答。

她半天不理那裁縫，凝視着廊外整潔的花園。在酷熱的陽光下，一個穿藍布汗褂的園丁蹲在花台邊工作，九月間正午的陽光照得眼花。一條窄窄的黃沙小路繞着一方碧綠的草坪。她一言不發，裁縫不安地站着，那件衣還小心地提在手上。從臉的兩面流下一條汗來。他齜齜嘴唇，顫抖地開口：

「太太，要要試試吧？」

「不，我不要，」洛威夫人攔斷他的話頭。「甚麼要要試試呀？完全錯了——襯子完全錯了——還試甚麼？」她繼續望着園中。

「可以再做完全一樣的花邊，」裁縫着急地婉轉地說。「是的，是的，太太，我完全照您說的做。您甚麼時候要呢？」

「明天就要，」那白色婦人用着高傲而強硬的聲調答復他。「你明天十二點鐘送來。如果你不送來，那我就沒錢把——放心嗎？每回你說甚麼時候送來卻總沒送來的。」

「辦得到的，太太，」裁縫平靜地說。他於是開始疊起那件衣，一雙瘦手很精巧地活動着。「我知道的，太太。明天一定送來，花邊統統安好，處處全做好，很精緻的。」

他蹲下去從容疊好，包在那塊布內，輕輕地打了結，謹防壓壞了衣。然後起來站在那裏等候，面上現着懇求的苦色，刻在他那安閒的高體骨的面上，刻在他那封閉的唇上。汗流重新迸出。便連洛威夫人也模糊地感覺了那哀求着的靈魂。她停了搖椅，抬起頭來。

「幹嗎？」她銳利地詰問。「還有甚麼事？」

裁縫再舐舐唇，用着微弱的聲調說，幾乎像耳語。「太太，您能够給點錢我嗎——一塊錢好嗎？兩塊錢好嗎？」在她那苛刻的視線之前，他的聲調更加低落了。「我兄弟的兒子今天會死，我想。這兒子有三個小孩，一個老婆——沒錢買棺材——甚麼全沒有——他今天厲害得很啦——」

洛威夫人望着她的客。「瞧罷，不出所料！」她噓了一口氣。紐曼夫人還了她一眼。

「這正是我纔說的，」她答道。「這班人真太討厭了。他們一心一意只想錢！」

洛威夫人瞪起一雙溜圓的灰眼珠望着裁縫。他不敢抬頭，只用袖子偷偷地揩着嘴唇。她瞪了

他一會，充滿了怒火說道：「沒有。你把花邊安好了，我再給錢你。不做好衣服便沒有錢。決沒有的。你放心裁縫。」

「是，太太，」裁縫嘆氣了。這時面上的希望之色已經消失。呼籲的神情也死去了。像窗帘似的絕望的寒冰蓋過他的面膜。「我明天十二點鐘做好，太太。」他一面說，一面退出去了。

「好好瞧着做罷，」洛威夫人勝利地補他一句，輕蔑地望着他的輪廓走進了廳堂。然後轉身向客。「如果我說明天要，也許就得打算到後天。」她想起了甚麼，從椅子上伸手重重地按着電鈴。聽差來了。「喂，」她說，「看住那裁縫——看他沒拿甚麼東西走吧。」

她那粗大的聲調穿貫這屋子，穿貫那裁縫的心，還看得見他在廳堂的盡頭走着，他挺直了胸，然後不見了。

「誰也不敢說，」洛威夫人道。「如果他們不等錢用，誰也不敢說他們這些荒唐話會不會去做——不過他們常是等錢用的。我從沒見過這樣的人。雖然，他們必須替這裏的外國人做好多衣服。可是這裁縫比大多數還要壞些。他老是事沒做完便先要錢。三次了，他一來便說有一個孩子要

死，或是別的一些事。我一個字也不信他的。大概是抽鴉片烟，或是賭錢。他們全愛賭——他們說的你一個字也不要信！」

「啊，我知道——」紐曼夫人嘆口氣，起身告辭。洛威夫人也站了起來。

「畢竟一個人只有硬對付，」她再說一遍。

在那巍峨的白洋房外面，裁縫沉默而急切地走過那酷熱的長街。他是請求過了，她一文不給也就沒法。好容易挨過那怕碰釘子的畏怯和恐怖，鼓過了勇氣，她終於一文不給。衣服也完成了一大半，只除了鑲花邊。她是兩天之前交材料給他的，他喜出望外，因為可弄幾塊錢給姪兒，闔王菩薩奪去了他自己的三個小孩，這姪兒使像他的親生子。是啊，他看着自己的小孩一個跟着一個死，半個也不留。

他因此格外痛愛他已故的兄弟的獨子，在鐵匠舖當學徒的一個青年，這青年也生了三個小孩了。這樣一個強壯的青年——誰能料到他會這樣慘死呢？兩月前，他鉗了一塊燒紅了的生鐵去打鋤頭，不料從鉗子上溜下來，落在他的腿上和腳上，燒焦了肉，差不多烙到骨頭。那時正是大熱天，

這小鋪子熱極了，他赤膊赤足，只穿了一條稀布褲子，也捲到腿襠中，這紅鐵便直接貼上他的肌肉。

他們雖用盡了各種油藥膏，但甚麼藥膏能叫白骨再生肌肉，這樣的傷勢有甚麼藥能止痛呢？正是夏天，蒼蠅到處飛，全集在這膿瘡上。整個腿子腫了，如今這青年便躺在這九月秋炎中奄奄垂斃。自頂至趾，全腿上貼滿了黑膏藥，可是道有甚麼用？

今早裁縫親自去看他，他看見了死神已明明來到。姪媳婦坐在房中哭泣，這獨房便是渠們的家，兩個較大的孩子緊張地望着媽，再沒有頑心。第三個還是一個乳兒，抱在她的懷裏。這兩天她的奶汁漸少了，且因悲痛而變質，這孩子嘔了出來，傷心地啼哭。

裁縫走進了一條小巷，鑽進了一張矮門。他經過一個滿是赤膊小孩的院子，小孩們叫的叫，吵的吵，喊的喊，頑的頑。頭上滿擱着長竹竿，晾着一些破衣褲，全是不用肥皂只用一點兒涼水洗出來的。在這裏的院落間，一間房便住着一家人，大家全把穢水往院內傾，縱使大晴天，或是旱了一兩月，院內還是泥濘沒踝，濁水橫流。一種強烈的尿騷氣瀰漫在空氣裏。

可是裁縫無心管這些。他又通過了三家院子然後向右轉灣進了一張門，到了一間黑暗無窗的小房內。這裏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氣味。是一種腐肉香。婦人的哭聲起於那張放下帳子的木床邊。裁縫挨攏去，他的面色仍和先在洋人家裏的一般。少年婦人也不招呼他。她僵僵地坐在床前的地下，淚痕流濕了滿面。長而黑的頭髮也沒梳洗，披過兩肩，低垂到地。反復不停地哀號着：

「啊，我的夫呀——啊，我的人呀——你丟下我一個人啲——啊，我的夫呀——」

小兒放在她身旁的地下，不時疲敝地哭幾聲。兩個大的便伴着母親坐着，每人緊捏着她一隻衣角。他們也曾哭過，但這時沉默了，不安的小臉抬起來呆望着伯公公。

可是裁縫無心顧及他們。他望着床上的蘇布帳中溫和地問道：

「我的兒啊，你還活着嗎？」

那臨死的青年勉強睜過眼來。他臃腫得真可怕，兩手，赤裸的身上，頸子，臉，全腫了。可是比起那雙像木頭般的焦腿來，這些倒不算腫。那麼大的一堆，與其說腿子附屬人，倒不如說人是附屬於腿子。一雙木眼釘住了他伯伯。他張開那急喘的口，掙扎了半天，然後發出那不成聲的低語：

「這幾個孩子——」

裁縫的臉上突然起了一陣痙攣。他坐到床緣上開始溫慰地說道：

「你不必替孩子們擔憂罷，兒叻。放心去罷。姪媳和孩子們都到我的家裏去。他們正好補起我自己丟了的三個小孩。姪媳便是我和你伯媽的親女兒，孩子們便是我們的孫子。你不是我同胞兄弟的兒子嗎？他如今是死了，只剩下我一個啦！」

他忍不住流下淚來，從面上的行綫看得出他的哀泣是壓制了多時，面色已完全變相了，熱淚在兩頰上滔滔流下。

過了一些時，病人又從嚴重的昏迷中掙扎出來，要說他所要說的話。

「您——也是——一樣窮啊！」

但裁縫隨即答復他，俯到病人的身旁，因為那膨脹的木眼已經合上，他不知道是否還能聽見。「你不要愁。放心罷。我還有工作——那些外國女人時常要做新衣的。現在我還有郵務長太太的一件衣快完工了——差不多完工，只除了鑲一條花邊，她便有錢給我了，或許還有生意呢。我

們很好辦——」

可是那青年再無回答了。他已經永入了昏迷之境，再沒有掙扎的可能。

不過，在整整的長晝中，他還有奄奄一息。裁縫把衣包放在一角，脫了長褂，伴着這臨死的姪兒縫起來，絕不停止。婦人不住地哭泣，哭到精疲力竭，便把兩眼閉起來，不時抽噎幾聲。孩子們可就不管這些了。便連他父親的死活也不相干，他們跑到院子當中頑去了。一個賢惠的鄰居女人走來窺探了幾次，從門口伸進頭來，最後便從地下抱起那小兒走了，把自己的肥奶給他吃。她那憐憫的聲音，還從外面傳來：

「也罷，他的好時辰到了，他早已壞了啊，好像去了個把月啦！」

炎炎的長晝終於過去，斜陽西下時，這青年斷了氣了，與世長辭了。

裁縫這纔起了身。他站起來穿上長褂，挾起衣包，向那蜷伏着的婦人說：

「他是去了。你也還有幾個錢嗎？」

婦人也站起來望着他，非常着急，一面把臉上的亂髮拂開。這時可以看出她還很年輕，不過二